airiti

評析美俄在烏克蘭動盪與克里米亞危機中的權力競逐

陳亮智*

爆發於 2013 年年底的烏克蘭政局紛擾，至今依然動盪不已，而最近情勢的演變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事實上，烏克蘭政情的動亂非但反映出該國內部嚴重之語言、種族以及內政與外交路線的衝突，同時也反映了該國的強鄰俄羅斯與以美國為主西方世界彼此之間在烏克蘭與東歐區域的角力。

今日烏克蘭政局的動盪主要是導因於 2012 年該國親歐盟示威運動的發起，最後演變成該運動勢力推翻拒絕簽署與歐盟的經濟合作協定的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雖然首都基輔很快地成立以圖奇諾夫（Aleksander Turchynov）為主的新政府，但是在烏克蘭以俄裔為主東部與南部地區的民眾卻出現強烈反抗基輔新政權的聲音，於是把烏克蘭帶入國家分裂的危險之境。而且更為複雜的是，原屬烏克蘭境內唯一的自治共和國—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其絕大多數的民眾也反對基輔新政權，並且希望在內政上擴大自治或促成克里米亞的獨立，在外交上與俄羅斯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

2014 年 3 月 16 日，在新政府成立之後，克里米亞旋即舉行有關該自治共和國之歸屬的公民投票。最終公投結果為絕大多數的克里米亞選民贊成脫離烏克蘭，選擇加入俄羅斯。隨後便立即成立了克里米亞共和國，並與塞凡堡（Sevastopol）共同宣布一起加入俄羅斯。雖然此舉並未獲得國際社會

* 作者為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airiti

普遍的承認，然而克里米亞「脫烏入俄」的行動已為烏克蘭東部的親俄派勢力起了示範作用—許多親俄羅斯的反新政府勢力即在頓內次（Donetsk）、聶伯城（Dnipropetrovsk）、卡爾可夫（Kharkiv）等城市要求仿效克里米亞的作法，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進行「入俄」，甚至請求莫斯科以軍事力量的方式強行介入。

事實上，烏克蘭問題並非只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而是複雜的、嚴重的內政與外交糾葛。內政上，烏克蘭人本身即存有嚴重之語言、種族與宗教信仰的認同問題。沿著內政上的裂痕，在外交上亦呈現一條相似的裂痕，即整個國家徘徊在加入「歐洲」或加入「俄羅斯」的兩個選擇之間，尤其這兩個選擇間存有嚴重的「排斥性」，即選擇加入歐洲便是遠離俄羅斯，或選擇加入俄羅斯便是遠離歐洲。且很棘手地，加大這條外交裂痕距離的不只是烏克蘭內部本身的分歧，位處烏克蘭外部的強權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強權所指的就是美歐洲以及俄羅斯兩大勢力。也因此，烏克蘭內政與外交的紛爭不只是其國內東西部的差異與對立，同時也是其國外東西兩大強權的碰撞和摩擦。

美國、俄羅斯、歐盟、北約與其他國家對烏克蘭動盪的反應

在烏克蘭政局出現巨變並引發克里米亞危機之際，由於該情勢的發展與俄羅斯息息相關，加以俄羅斯方面強勢地以外交、軍事手段對局勢發展形成影響，因此國際社會對此局勢變化遂衍生出「反對（或不支持）俄羅斯干預烏克蘭／克里米亞危機」與「支持俄羅斯干預烏克蘭／克里米亞危機」兩大

airiti

集團，前者主要包括美國、美國歐洲盟邦、歐盟、北約以及聯合國；後者則包括俄羅斯、古巴、委內瑞拉以及敘利亞。

「反對（或不支持）俄羅斯干預烏克蘭 / 克里米亞危機」陣營方面，在三月初危機爆發之際不久，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即與俄國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取得聯繫。歐巴馬呼籲俄羅斯應該致力於緩和烏克蘭的緊張局勢，並且把兵臨烏克蘭的俄國軍隊撤回俄羅斯，並撤除對烏克蘭事務的干預。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則對俄羅斯提出警告，揚言列強將把俄羅斯逐出八大工業國家集團，並且暫停正在索契（Sochi）準備召開的八大工業國（G8）高峰會，而同時間美國政府也將對俄羅斯實施經濟與金融的制裁。此外，在歐盟（European Union，簡稱 EU）方面即發表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與邊境的軍事行動，並呼籲各方應該透過和平對話，以減少緊張衝突，同時也強調各國應該尊重國際法規範，以及烏克蘭在主權和領土上的統一與完整。任何違反這些原則的作為是不被國際社會所接受的。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 NATO）方面，北約國家一面呼籲俄羅斯應該撤離其軍隊，另一面則宣稱將在烏克蘭部署國際觀察員以努力促成危機的和平解決。而聯合國也就此呼籲各國必須「充分尊重和保護烏克蘭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要求以和平與直接對話的方式解決烏克蘭的危機問題。

普欽相較於美國、美國的歐洲盟邦、以及歐盟、北約、聯合國等國際社會成員的態度，若干國家則對俄羅斯出兵烏克蘭與克里米亞的行為表示支持。俄國在危機發生不久之後即以軍隊與民兵武裝人員進入克里米亞，強行佔領部分重要的建築物，包括議會大廈與機場；對烏克蘭新政府甚至是不

airiti

予理睬，同時亦無懼於美國和歐盟的反對與威脅。針對此危機，古巴則譴責美國和北約是以雙重的國際標準行事，並認為北約的任何東擴行為都是公然地違反國際法規範與聯合國憲章，嚴重地威脅了區域與全球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委內瑞拉總統尼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則支持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軍事行動，他認為烏克蘭的政變與動亂是其境內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所策劃、推動的。而近年來與美國關係低盪的敘利亞總統阿薩德（Bashar al-Assad）則表態支持普欽的出兵行動，他認為俄軍的干預是有助於其鄰國烏克蘭的秩序與穩定。

雖然美國、歐盟、俄羅斯與烏克蘭於 4 月 17 日在瑞士日內瓦（Geneva）達成協議，四方同意盡快結束在烏克蘭東部所發生的暴力衝突，並要求反抗新政府的武裝勢力撤出所佔領的公署建築；同時新政府也做出若干妥協，包括釋放部分權力，並保障俄語的地位。但是，親俄羅斯的武裝團體至今依然佔據著烏克蘭東部包括頓內次克（Donetsk）等地區，至少九個城市的政府辦公建築物。就在這脆弱的互信基礎下，美國提出警告說，若是俄國不能履行該協議，美國與北約盟國將祭出更多的制裁。而俄羅斯則表示，「任何在世界上孤立俄羅斯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從以上的發展看來，烏克蘭的動盪與克里米亞危機在短時間之內似乎還是很難看見和平的曙光。

俄羅斯因獲得有利的條件而強硬地挑戰美國在東歐的影響力

烏克蘭動盪與克里米亞危機確實引來美俄雙方在此區域中的角力，而雙方在此的權力競逐同時升高烏克蘭動盪與克

airiti

里米亞危機。在此過程當中，促成俄羅斯採取強硬的態度來對抗、挑戰美國在烏克蘭與東歐的影響力的關鍵因素是烏克蘭境內佔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口是說俄語的俄羅斯裔，在總人口數約 4,588 萬人當中，烏克蘭族人口數約 3,569 萬（佔總人口數的 77.8%），俄羅斯裔人口數則約 794 萬（佔總人口數的 17.3%）。雖然會說俄語的俄羅斯裔人口是少數，但接近全國人口五分之一的比例使其在政經與社會議題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此外，就人口的地理分佈上而言，大量的俄羅斯裔分佈於烏克蘭東部與克里米亞（相反地，在克里米亞約 240 萬的總人口數當中，烏克蘭族佔 24.4%，俄羅斯裔則佔 58.5%）。在上述兩個地區，非但俄語是該地區的強勢語言，同時就政治認同與歸屬感來說，兩個地區的俄裔民眾也多普遍親近俄羅斯，且與之友好。而這樣的「結構因素」，一方面促成烏克蘭東部與克里米亞兩地區的俄裔民眾在烏克蘭內政紛擾之際尋求俄羅斯的奧援，另一方面則形成一個有利的條件促成俄羅斯介入、干預烏克蘭的內政與外交。

事實上，這個「人口、種族、語言、政治認同與歸屬」的結構因素，除了給予俄羅斯對烏克蘭事務插手的有利條件；也使美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正當性來反對俄國對烏克蘭動盪與克里米亞危機的干預。正如同古巴外交部長布魯諾・羅德里茲（Bruno Rodriguez）就此事件對美國所做的譴責，其認為西方國家多以虛偽的「雙重標準」來看待、處理國際事務。從「住民自決」的原則來看，烏克蘭國內的俄裔民眾，尤其是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境內，何以不能以「住民自決」的原則來選擇他們的政治或經濟選擇？普欽即援引美國與西方國家所強調的「民主」與「自決」原則來強化其支持烏克蘭俄裔民眾的道德正當性。在記者會當中，普欽便指出，俄羅斯並無

airiti

意併吞克里米亞，但克里米亞人擁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就此而言，美國與北約組織的反對動作顯然缺乏一個強而有力、足以服人的理由。

後續觀察

「民主」與「住民自決」這些自由主義的價值並非是美俄在烏克蘭動盪與克里米亞危機當中所持的主要關懷。相反地，對兩國來說，真正的爭執點還是地緣政治的問題。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當烏克蘭選擇加入歐盟而進一步完成北約東擴與西方國家勢力的東移時，俄羅斯在東歐的戰略利益與地緣政治安全將嚴重地受到威脅，也因此俄羅斯非但會不樂見，更會盡力阻止此一情況的發生。克里米亞的問題更是如此，因為克里米亞半島控制俄羅斯黑海艦隊進出黑海與亞速海著克赤海峽（Strait of Kerch）的重要水道。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俄羅斯所思慮的問題正是美國所欲追求的目標：第一、將烏克蘭納入歐盟體系而進一步達成北約的東擴與西方勢力的東移，以牽制俄羅斯在東歐的戰略影響力。第二、若美國、北約或歐盟能影響克里米亞半島，便有可能控制克赤海峽與俄羅斯黑海艦隊進出海峽的行動。

除了以上的戰略利益與地緣政治的安全因素之外，本文也認為普欽應該會體認到，此次面對、處理烏克蘭動盪與克里米亞危機的成敗將事涉到俄羅斯是否能重振、恢復其過去大國強權的地位。若是在其過去與現在的影響勢力範圍上，拱手讓美國與北約進行指揮或控制，則俄羅斯的大國地位將更形衰弱。當然歐巴馬在此議題上亦面臨著許多棘手的挑戰，包括：如何統合北約與歐洲盟國的態度、實施經濟制裁

airiti

的成果會是、採取軍事武力干預的正當性、以及擁有多少籌碼與烏克蘭俄裔和俄羅斯協商談判等問題。

如前所述，本文認為，烏克蘭問題並不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而是複雜的內政與外交纏繞糾葛。內政與外交上相似的裂痕促成整個國家在加入「歐洲」或加入「俄羅斯」的十字路口上徘徊；而強鄰更是加大這條內政與外交裂痕的重要原因。因此，有關烏克蘭未來的內政與外交走向，我們當能從美歐與俄羅斯兩大勢力的角力過程窺探一二。